

陷害表嫂一家的幕后人竟是张作霖

8

历史天空

黄世明 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、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。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，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、悲欢离合，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，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、第一次全部披露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、私密情史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张学良每次去表嫂那儿都看不到表哥，就问表嫂怎么回事。表嫂就对他讲述了一段故事，原来表哥是个粮站老板，后来被同行欺骗，家产败光，最后气急而终。

这一夜，张学良彻夜难眠。让他辗转反侧的不是表哥的死，而是表嫂讲完家中不堪回首的经历后所说的另一段话。表嫂说：你表哥死后，家也破败了。我遣散了所有的伙计，只带着一个丫鬟远离了华山路那块伤心之地。你表哥断气前，曾死死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他想让我给他报仇，但又担心我一个弱女子，斗不过人家。所以，他最后只说了一句话：我们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。

张学良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他已经从表嫂的话里听出了一些味道。表嫂要报仇，又斗不过人家，只好走别的途径，想别的办法，而且十分有可能，这个办法就与自己有关。表嫂把目光落到那件血衣上，眼神幽然。

我编了一套谎言去见你父亲。在奉天城里，你父亲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，他要是肯出面，我的仇就可以报了。你的老家是河北，我们老家是河南，相隔一条波涛汹涌的黄河，八杆子打不着。可我一套瞎话，你父亲竟然信了，认下我这个表亲。其实，我心里明白，我那套粗浅的瞎话是骗不了你父亲的，他只是不愿意揭穿我罢了，这大概就是女人的优势。小家伙，我不怕你生气，我开始可不是冲着你来，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张家有你这么一个贾宝玉，我是冲你父亲去的。我愿意舍身给他，换得他给我出面，报这血仇。可是，在他那里，我没得逞，你父亲像个严守戒律的老和尚，从不正眼瞅我，我连施展本领的机会都得不到。

张学良听到这里，满脸的不以为然：哼，他是老和尚？他再娶就是第五个老婆了，还严守戒律呢！

表嫂注意到了张学良脸上的表情：我说这话你好像不相信，真的，在他那里，我连一点温情的表示都没有看到。后来，我遇到了你，见第一面的

时候，咱们虽然没说话，可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出，你喜欢我，驾驭你要远比驾驭你父亲容易。为了报仇，我什么都舍得，我不计手段，不要脸面，我像个娼妇一样勾引你，全然不顾你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。我把尊严、羞耻、人格、道德统统夹裹在我的内裤里，随内裤一起脱下，甩得远远的！你心满意足地走了，可你知道吗？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一想起这可耻的一幕，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涌满了泪水！

表嫂说着，用那件血衣蒙住脸，失声哭起来。张学良晚年曾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唐德刚教授说过：我的一切乱七八糟都是跟那个表嫂以后开始的。如果没有今天这一番话，张学良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了这段感情，甜美的回忆会伴随他一生一世。可是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段在他看来纯美无比的爱，竟然掺杂着欺骗、利用、掺杂着不算险恶但也挺令人恶心的用心。从此，张学良对女人、对爱有了一种不十分清朗的成见。

尽管别扭，但张学良还是决心为表嫂去报这个仇。张学良找来了冯庸、汤佐荣、吴泰勋和张学成，做这种事，他一个人不行。冯庸一听张学良是为一个女人讨公道，非要见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张学良被缠不过，只好带着他去了表嫂家门前。表嫂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穿着一件素雅的花格小衫。冯庸远远一看，突然间一声怪笑，学着戏台上的花脸腔，说：哟呀呀，原来是她！

张学良一惊，你认识她？冯庸说：岂止我认识，这城里认识她的可是大有人在啊。你知道她外号叫什么吗？连长！跟她睡过觉的男人少说也有一百多个，正好一个连，所以，我也外号，连长，而且是机关枪连长。话音刚落，张学良冲冯庸屁股上踢了一脚。冯庸猝不及防，差点被踢了一个跟头。冯庸急了：你干吗？本来就是嘛，

不信你打听去，汤佐荣他们都知道。对了，她跟汤佐荣他爸也有一腿，汤佐荣亲口跟我说的。

张学良感觉心好像被割了一道口子，嘶嘶啦啦地疼了好一阵。他不想再向那个曾让他日思夜想的小院再看一眼，撇下冯庸就往回走。冯庸追了上来：哎，华山路那个事，还去不去啦？我可是准备好了，连枪都带来了。张学良回过身：枪在哪里呢？冯庸从腰里抽出枪，递给张学良：从我爹那里偷的，只有五发子弹。

如果是一分钟前，张学良看见冯庸带枪来，肯定会说：带那东西干什么？咱又不是要去杀人。可现在，听冯庸讲了表嫂的事情后，他真有一种想杀人的欲望。他把枪掖在腰里，说：就五发子弹，太少了！

张学良与冯庸等人很容易就找到了华山路那家粮站。天已过午，粮站里空荡荡的，没有几个客人。张学良等几人进了粮站，一个伙计打扮的人迎了上来，没等说话，已被汤佐荣一个飞脚踢翻在地。粮站里顿时大乱，几个伙计操起家伙就扑了上来。张学良抽出枪，对着棚顶放了一枪，说：谁敢再动，我就要他的狗命！

一个儒雅的中年人从后屋慢慢踱了出来，手里摇着一把纸扇。看见张学良，似乎愣了一下，马上堆起笑脸，说：请问各位是……张学良一见中年人的模样，便猜到他应该就是表嫂讲的“人面兽心”。他拿着枪，冲着中年人的面门点了点：你是谁？

中年人面色泰然，对张学良手中的枪视而不见，谦恭地欠下身：鄙人就是小号的掌柜，贱姓彭，彭贤，请问各位从哪里来？能否报个名号？张学良说：少侠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，我乃锦毛鼠白玉堂是也！随后，冯庸、汤佐荣等几人也爽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号。

彭掌柜微微一笑，拱拱手：原来

是几位大侠到了，请问大侠，屈尊到小号有何贵干？张学良轻咳一声，提高了声音：我等行侠仗义，闻听你在这华山路上欺行霸市，无恶不作，特来向你讨个公道！

彭掌柜一听，装出很吃惊的样子：小号自开业以来，一直奉公守法，童叟无欺，左邻右舍，皆可作证。张学良回身一指对面：你还记得对面那个粮站吗？那家掌柜的就是被你设计陷害，弄得家破人亡的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！

彭掌柜一副恍然的样子：哦，你是说那家粮站啊。少侠，你们平时在江湖游走，大概不大晓得我们生意场上的事。少侠一定听过一句话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说的就是我们生意场。我们凭本事赚钱，谁有本事谁活，没有本事就去死，自有这个行业那天起，老天就定下了这个法则，谁也不敢违背，谁垮了败了也怨不得别人。

张学良举起枪：我不听你废话，人死了，家业垮了，你是罪魁祸首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彭掌柜仍然不动声色：少侠的意思呢？张学良想了想：拿十万块钱吧，一条人命，一份家业，便宜你了。彭掌柜点点头：还不算过分，不过，动钱的事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这样吧，把我们东家请出来，让他老人家与你结算如何？

张学良不耐烦了：穷事不少，快点，快点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！彭掌柜淡淡一笑，退后几步，伸手拉开门帘。一个人从后门里走了出来，后门处很暗，看不清脸面。只见来人个子不高，穿了一身长袍，外罩一件马褂，马褂上挂了一条金色怀表链。

来人走到张学良面前站定，冯庸几个人顿时吓得变了脸色，不由得掉转头向张学良看去。张学良只觉得喉头一痒，哇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血，身子眼见着向后倒去。这个从粮站后门走出来的人，就是张作霖。

晓荷和丈夫刚和好，转眼就为看房吵架

6

婚姻家庭

高克芳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【内容简介】

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：你在他眼前晃荡，他视而不见；他在你眼前晃荡，你心里骂他犯贱；脾气点着火就着，恨不得一拍两散；到后来干脆省点力气，懒得生气；有一天，你惊觉你和他已经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，而此时，你的梦里、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张异性的面孔……其实，你就是陈晓荷，他就是魏海东。当你偶遇苏逸轩，而他认识了林菲，海平面倾斜了。你和他，注定排斥又缠绕。

七年，你痒了吗？

【上期回顾】

晓荷在和闺蜜韩冰吃饭时，又遇到早上撞倒她的人。韩冰告诉晓荷他就是济南房地产龙头老大苏逸轩。两个人吃完饭后去结账，发现苏逸轩已经帮她们结过账了。

傍晚，晓荷接完天天，又去买了菜，一路匆匆来到楼下，看到家里亮着灯，今天的魏海东回来得倒是很早。听到晓荷他们回来的声音，魏海东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天天面前，神秘地说：“儿子，猜猜看爸爸今天带回了什么好东西？”天天转动着眼珠想了想：“是变形金刚？”魏海东笑着摇头。天天继续猜，“是遥控汽车？”魏海东还是神秘地摇头，天天见状忍不住了，一转身绕开爸爸，自己跑进了卧室。

晓荷跟在父子俩后面来到魏海东房间，赫然看到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脑，电脑并不是新的，但在这家具极其简单的家中也是大件家电了。晓荷一直想拥有一台电脑，那样有些文案就可以拿回家来完成，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，万一搬家，这样娇贵的物品会是很大的麻烦，还有就是房价一再上涨，一切积蓄要以房子为终极目标，现在家里突然出现了电脑，让晓荷惊讶的同时有点惊喜，她回头看看魏海东，正遇上他熠熠生辉的眼神：“今天我们公司更新一批电脑，林桐说替换下来的旧电脑送给我一台，虽然配置不高，但打个文件什么的还是可以的，你不是是一直希望有台电脑可以做文案吗？”

林桐是魏海东的同班同学，当年在学校时属于那种课外特别活跃、课内基本睡觉的学生，最后考试都是魏海东帮他考的，两个人毕业后交情一直不错。毕业后魏海东以优异的成绩进了大型国企，林桐凭着家底殷实，拉几个人成立了软件公司。那时软件行业刚在国内兴起，林桐的软件公司赶上了好行情，才几年时间资金就翻了几番，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，而魏海东事业的发展和林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魏海东不爱说话，但性格相当执拗，经常在技术讨论中让领导下不了台，所以尽管他的技术底子雄厚，但领导也决不重用。后来在林

桐的鼓动下，来到了林桐的软件公司工作。

晓荷晚饭做的全是魏海东爱吃的菜，搭配合理，色香味俱全，她看着老公儿子吃得狼吞虎咽，真是打心眼里高兴。还有什么能比这样平静的生活更美好呢？

第二天是个好日子，阳光和煦，微风习习，一家人很早就出了门，晓荷特地拿出以前买的亲子装穿上，三个不同号的长T恤穿在家人身上是别样的和谐与温馨，走在街上不免引来很多路人羡慕的目光，这让晓荷心里很是受用。

可晓荷没想到，他们的生活像多变的六月天一样，刚刚还晴空万里，一转眼就狂风暴雨。事情的起因很简单。他们从肯德基出来的时候时间还早，于是一家人继续在大街上逛。天天兴致很高，跑得满头大汗，魏海东追得腰酸背痛。魏海东看着活蹦乱跳的儿子，才感到看孩子真是很辛苦。

街上人流如织，一些精明的商家纷纷派工作人员在街头散发宣传广告，这样的宣传方式以房地产行业最多。晓荷一看到售房广告，眼睛立即放出光来，挤进人群中挨家拿宣传单，魏海东看到晓荷痴迷的样子无奈地摇摇头。很快，晓荷从一摞宣传单中抽出一张，满面含笑地递到魏海东面前：“这个地方的房子有小户型，虽然位置偏一点，但附近有小学和医院，价格也合适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魏海东看着晓荷，刚要说些什么，售房的工作人员就像导游一样拿着小喇叭开始呼叫：“温馨家园的看房车准备出发，有看房意向的顾客请马上上车。”晓荷见状顾不上征询魏海东的意见，一把拉起魏海东和天天手直冲看房车跑去。

因为是周末，来看房的人不少，车一停稳，售楼小姐就闻风而动，纷纷从售楼处走出来，一对一介绍起

来。晓荷听得津津有味，魏海东权当是免费的导游介绍，而天天通过刚才在车上的养精蓄锐，此刻开始活跃起来，从父母身边跑开，晓荷见状急忙吩咐魏海东：“你快去把孩子看好，不要让他到处跑。”

魏海东强行把儿子拉到大厅的沙发上。天天在沙发上坐不住，瞬间对身边的旋转椅子产生了浓厚兴趣，用手推着椅子来回转动，椅子的轴承估计生锈了，一转就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惹得人们纷纷侧目。魏海东急忙去拉天天，天天不听，并很快推着椅子跑起来，椅子的轮子飞转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魏海东的火腾地从心中升腾起来，他就不知道自己管了一个小孩子。

地板是大理石的，地面很滑，天天个子小，推着椅子跑起来游刃有余，但魏海东一米七八的个子上面奔跑就不能控制自如了。大厅中间有个立柱，上面贴了锡纸，用葡萄藤做出缠绕的形状，天天眼见爸爸要追上自己，一转身躲到立柱后面，魏海东想收住脚步已经晚了，出于惯性他一头撞在立柱上，只觉得眼冒金花，人们忍俊不禁，大厅里爆发出哄堂大笑。

魏海东捂着额头听着身后的笑声，恨不得有道地缝钻进去，他气急败坏地抓住正在偷笑的天天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天天顿时大哭起来。晓荷见状，上前一把推开魏海东，愤怒地喝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魏海东不看晓荷，只对天天怒吼，“天天你给我过来，我还不信治不了你。”晓荷低声对魏海东说：“你别来劲啊，看看别人都在看着我们呢。”

魏海东回头看到大家未来得及收住的笑容，脸色更加铁青，他转过身一声不吭地往大门外走去，晓荷看到魏海东生气了，她的语气也就缓和了很多，亦步亦趋地说：“你看你这么大的人了，和孩子较什么劲呢？快点回去吧，售楼小姐还等着我们去实地

看房呢。”魏海东头也不回，只管在前面迈着大步往前走。晓荷看不成房子，又看着儿子和魏海东别扭的样子，心里十分烦躁，不耐烦地冲着魏海东说：“你的事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”

魏海东闻言猛地回过身，盯着晓荷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谁没完？整天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看房上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你能不能为别人考虑一下？你明明知道我的休息时间本来就少。”晓荷一下子怔在当地，原来他所有的不快不是因为孩子的吵闹，也不是因为自身的心情，仅仅是因为看房耽误了他的休息。晓荷感觉自己的血液一起往头顶涌去，“魏海东，原来是我错了，让你这个大工程师百忙之中陪我来看这无聊的房子，实在是我最大的过失，看来我要向你道歉了。”

魏海东回头看着晓荷铁青的脸色和哆嗦的嘴唇，也觉得自己的刚才的表现过分了，急忙解释说：“晓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等咱们钱攒够了，再来看房也不迟嘛。”晓荷并没有因为他的解释而罢休，她仰着脸看着魏海东不屑地说：“魏海东，你以为我愿意整天灰头土脸地跑到到处看房会落个无聊的下场，那好，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不无聊，你有本事马上买一套房子我们住进去，从此我再也不废话。”

魏海东闻言脸渐渐变成青灰色，夫妻七年，晓荷实在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，一个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老婆看不起自己，她一席话犹如一根针刺进他的心里，自尊使他马上像激起斗志的公鸡一样抖擻羽毛反唇相讥，“晓荷，我承认自己没有本事买不起房子，那你去找有本事的好了，看来人都是会变的，从前的时候说得多么好，同甘共苦患难，这才几年啊你就厌倦了，这日子你要是想不下去就离婚好了，我随时奉陪。”